

天鹄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bte@163.com



胡小石数十年笔耕不辍进行歌词创作。

“六十余载,丹青妙笔传千古,韵律风华耀星辰。胡小石先生,一路走好!”“胡小石老师,为龙江艺坛树立了标杆。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嘱托,为人民而歌。您安息吧。”2026年6月20日,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一则简短的消息,如石落深潭,激起无尽悲澜——《乌苏里船歌》词作者、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胡小石,因病于2026年6月19日辞世,享年86岁。旋即,追思如潮,悼念与感怀长夜不息。

江水长流 歌韵长存

□李浙

一首歌,唱响一个民族

“乌苏里江来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这段悠扬的旋律,早已浸润了无数中国人的记忆。而写下这质朴动人歌词时,胡小石年仅22岁。

1961年,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盛况空前,但本土原创之声尚显微弱。年轻的胡小石站了出来:“我要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创作出能体现黑龙江文化特色的新作品。”1962年4月至5月,胡小石背上行囊,先后深入到了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双鸭山市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体验生活、采风创作。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有限,他住的招待所就是一个地窖子,阴暗潮湿。赶上鱼汛的时候,他就和赫哲族兄弟一起挤在鱼窝棚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赫哲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没有什么吃的,渔民兄弟常常拿着洗脸盆端来一盆‘刹生鱼’给我改善生活。”多年后,胡小石曾笑着回忆道。而正是在那“刹生鱼”的鲜腥中,在与赫哲族兄弟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他真切触摸到一个古老民族在新中国阳光下焕发的欢欣与幸福。

白云飘过大顶子山,他便记下云影;白桦林深处笑语回荡,他便写下欢歌;满江渔船,满载鲜鱼,他便定格那丰收的画面。在山上回眸,他看见杜鹃漫野,于是有了那句《乌苏里船歌》里脍炙人口的“笑开了满山的红杜鹃”歌词。

采访结束后,他回到哈尔滨与歌唱家郭颂、作曲家汪云才反复修改、精心打磨。这样,历经半年,歌曲《乌苏里船歌》诞生了。《乌苏里船歌》的歌词以通俗朴实的语言,直叙、白描的简洁手法,描绘了赫哲族人民在江水中撒网的欢快劳动场景,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乌苏里船歌》的旋律优美悠扬,充满了诗情画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乌苏里船歌》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一个仅5000余人的少数民族,因一首歌,让世界侧耳倾听。赫哲族人民也把至高的敬意赠予胡小石——“荣誉赫哲渔民”“荣誉赫哲人”,这是他一生最珍视的勋章。

六十年笔耕,一千五百首歌

胡小石1940年生于江苏扬州,1959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这位江南才子,却把毕生心血尽付北疆黑土。

六十余载,他创作歌词逾1500首,字里行间饱含民族深情与时代回响,为中国舞台艺术留下丰厚珍宝——《北京你好》摘得全国首届青年民歌与通俗歌手大赛作品一等奖;《铃兰》获全国少儿歌曲评选银奖,并入选小学教材;《告别童年》捧回全国广播歌曲大赛一等奖;《我从黄河边过》荣膺全国广播歌曲金奖;《希望,燃烧在心里》《拥抱冬天》分别被选为中国第七届、第十届

冬季运动会会歌。由他执笔编创的大型音乐剧《鹰》斩获中国第五届文华奖及文华编创奖;担任文学策划的歌舞《中华吟》摘得中国第十三届文华奖。

此外,他还为多部电视片及百余台大型晚会策划撰稿,包括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文艺表演《太阳·冰雪·亚细亚》等。

1993年,胡小石获颁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荣膺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胡小石以卓越的创作成就、理论建树和严谨的艺术态度,赢得了业内同仁的尊敬与爱戴。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2024年11月25日晚,哈尔滨冬夜寒意正浓,而黑龙江省文联主办的“时代风尚——崇德尚艺·为人民放歌”音乐名家事迹宣讲暨经典歌曲音乐会现场,暖意融融。84岁高龄的胡小石伴着《乌苏里船歌》旋律缓缓上台,与观众和文艺工作者们分享创作感悟,赢得如潮掌声。

“我写的每一句歌词,都是从生活中长出来的。”在后台,他目光炯炯,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些年来,黑龙江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但它们离不开这片土地滋养,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采访接近尾声时,他语重心长地寄语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希望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练就从中提炼艺术作品的功力。这样才不至于闭门造车,作品也才不流于‘假大空’,才能成为真正‘住’进群众心里的好作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这番话,是他用六十载创作生涯凝练出的最朴素也最深邃的艺术箴言。

乌苏里江的江水,依旧长又长;赫哲人的歌声,依旧在江上回荡。胡小石用一生的艺术求索,为龙江艺坛树立了不朽标杆。他留下的,远不止传世的《乌苏里船歌》,也不止那千余首歌词。他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信仰,如灯塔,照亮后人心底。

斯人已逝,丹青永存。胡小石先生,一路走好!



2024年11月25日,胡小石在音乐会上与观众和文艺工作者们分享创作感悟。李浙摄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提供



霜晨冷月照初心

从歌剧《霜晨月》看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回响

□韩文友

“马铃铛,马铃铛,挂在桦皮悠车上”——当童声唱起这清亮的旋律,当八位女战士挽着手臂走向乌斯浑河的滔滔江水,哈尔滨大剧院的观众席上,无数人潸然泪下。歌剧《霜晨月》以“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为蓝本,完成了一次对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诠释。

歌剧作为舞台艺术,要求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展开内心世界。《霜晨月》在“大义”的集体叙事与“小我”的人性书写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剧中八位女战士的形象塑造,不是简单的“英雄符号”叠加。冷云是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也是一位在深夜轻声哼唱家乡小调的妻子、一个怀揣着“要为周家留条根”隐秘心事的母亲;胡秀芝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在月下羞涩地接过红夹袄、梦想着穿上嫁衣的年轻姑娘;王惠民是十三岁的“小不点”,刚学会写字,在桦树皮上一笔一划刻下“妈妈,我不想死”。这些“小我”对生命的牵挂与眷恋,让“大义”的崇高变得可触可感。她们是这片黑土地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女性,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她们也有着对亲情、爱情及生命的眷恋,她们的伟大不在于天生的“英雄禀赋”,而在于在绝境中依然选择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

《霜晨月》不是对“八女投江”的简单复刻,而是将1938年乌斯浑河畔的壮烈瞬间,置于新时代的精神坐标中再审视。《霜晨月》以“叙述人”冷云遗腹子的视角展开,搭建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通道。歌剧中,八位女战士与朝气蓬勃的“00后”身影在舞台上重叠,历史不再是尘封的档案,成为了与观众展开对话的鲜活文本。这种跨越时空的“场景再造”,让抗联精神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训诫,成为了可感知、可共情的精神现场。八位女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整装列队,从容点名,那句“天快亮了”如曙光般刺破硝烟,这句话不仅是88年前乌斯浑河畔的历史回响,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仰望黎明的坚定信念。

“霜晨月”取自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句,以极简的意象凝聚了苍茫、凛冽与壮美的意境,与抗联战士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形成了深沉的诗意共振。“霜”是严酷的自然之境,更是民族危亡之际的生存绝境;零下40摄氏度的林海雪原、断粮缺衣的漫长封锁、敌众我寡的绝命之战;“晨”是黎明将至的笃定信念,是冷云在乌斯浑河边那句“天快亮了”的从容预见,是东北抗联将士坚贞不屈、勇赴国难、血战到底的精神曙光;“月”是清辉永恒的文化意象,它照见英雄赴死时的决绝,也照见母亲送子时的柔肠,照见黑土地的苍茫,也照见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三重境界将抗联战士的苦难、信仰与永恒凝练为一首无声的史诗,这正是毛泽东诗词特有的宏大时空观与浪漫主义的艺术呈现,也为整部歌剧奠定了苍凉壮阔的美学基调。

“西风吹,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的清辉将永远照耀着这片英雄的土地,照耀着每一个不忘来路、秉持初心、奋勇前行的中国人。让英雄的史诗永远传唱,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中生生不息。”

在仲夏的大地上

□宋扬

阵雨间歇的仲夏,云层把天空压得有些低。鸟儿抓住这难得的时空,溜出来撒欢。燕子的飞行配得上“翩翩”二字,像舞者,又像偶得灵感的服装设计师,它们穿梭的身影如自由的剪刀。麻雀在林间悠闲踱步,许是发现了小虫子或别的什么,又立即急急蹦蹦跳过去了。湖水涨了,不少往日不算开阔的湖心小岛水位线上升,那群白鹭活动的空间被压缩得更逼仄了些,于是,争领地鸣叫的嘶鸣声变得愈加嘈杂了——大自然月静好的背后,也涌动着适者生存的竞争暗流。

农田与公园只隔一条马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盆嫩得仿佛能看见绿色血液在流淌的芋叶。每一片芋叶都像一把撑开的伞,每一根芋茎都像一把出鞘的剑。它们仿佛在对偶然闯入的我做无声宣告——你已来到别人的田地。

生菜大约是初夏前就应当吃完的蔬菜吧,可能是因为太多,主人吃不过来,它们终于把自己熬成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中雨断断续续下了两天,久不见甘霖的土地复活了,还魂了。成行成排的玉米秆把腰挺得笔直,一个个俨然古代的皇家御林军。让人觉得颇有喜感的是,威武雄壮的它们却顶着一头微卷的、黄粉粉的玉米须,如同刚做过烫发、染发的少女,真是刚毅而曼妙,矛盾又统一;番茄有了新品种,它们的一个名称——“西红柿”怕是到了应该被取消的时候了。你看,金的、黄的、紫的番茄已突破“红”这一颜色的桎梏,似缀满了五彩宝石;“千条万条绿丝线”,豇豆垂得如雨似瀑,它们沉甸甸的样子,让人替瘦弱的豆架撑一把汗。高骈写诗“满架蔷薇一院香”,农家光过日子不讲究花花草草的性情雅致,看着满架豇豆,整个夏天的饭桌就有了着落,有了依靠,岂不更实在?

在仲夏的大地上,有的生命在慢慢消失,如那些行将告别田野的生菜,而玉米、番茄、豇豆、黄瓜、南瓜、茄子、辣椒正在加速奔跑。一茬又一茬粮食、蔬菜次第生长着,成熟着,接力丰富着我们的餐桌。在仲夏的大地上,众生踊跃,每一个生命都在走向极致的绚烂与辉煌……

菜香

□衣恩普

太阳刚跃出地平线,我已站到了小院子里。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现已沉醉到浓浓的沁人肺腑的花香中。放眼望去,金达莱绽放着金黄,杏花吐出粉红,榆树梅簇拥着五彩,李子树捧出孤傲的洁白;近看身旁,灯笼牡丹挂起串串彩灯,玫瑰恭奉出粉色的花团,玻璃翠堆出娇艳欲滴的五彩笑靥,百合仰天吹起喇叭,樱桃瞪起无数个红红的眼珠子,重瓣芍药霸道地怒放。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地畅谈着,忽然一只艳丽的大野鸡叫着扑棱棱飞进百米远的湖岸柳林。在树海的掩映下,黄墙红顶,农舍草庐都争先恐后地展示着春天的风姿。

急切地来到小菜园。惊奇、惊喜,一夜不见,绿油油的小白菜、小生菜、小香菜、小香葱娇艳欲滴,已覆盖了地面。各摘了一把,中午炸一碗鸡蛋酱,卷上干豆腐,嗨,又一顿美食。土豆、毛豆钻出了黑土,嫩嫩的黏玉米苗惊讶地看着新奇的世界。刚栽下几天的番茄、茄子、黄瓜、辣椒、冬瓜、南瓜,也都缓过苗来,硬生生地直起了腰。站在和煦的晨光中,呼吸着空气中的清香,看着满园的盎然绿色,内心里满满的怡然。

趁着早晨的凉爽,抓紧除草。几个小菜除草须蹲下来,我蹲不下,就找了个小凳子坐着拔。土豆、毛豆、玉米除草则是个技术活儿,要求稳、准、狠,即双手稳稳地握住锄头,看准杂草,玉米定苗保留一棵,其余拔掉,拔拉毛豆苗间的草时下手要狠。然后培垄,这是

个力气活儿。因园子不大,不可能使用牛马和机械作业,只能用锄头、镐头和蛮力,最原始得近乎刀耕火种。太阳升起来了,气温随之升高,培了一阵儿,已经大汗淋漓了,只好歇一口气。

坐在葡萄架下,喝一杯凉白开,心有所思。我不是菜农,亦非花农,仅仅是个种小菜园的爱好者而已。退休时如何度过今后的老年时光?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没有选择钓鱼、跳舞、打麻将、旅游等,而选择了种小菜园。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现在看后悔,坚信我的选择是适合自己的。

种小菜园让我穿越到上古时代,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诗《击壤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小园虽小,但禾苗的生长周期却完全相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同样展现了人们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每天都惦记着,到小菜园中转悠着,忙碌着拔草、捉虫、播种,盼着小苗出土茁壮成长,享受着个中的喜悦,也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带来的舒服和快感。在和大自然的零距离接触中,在忙碌的劳作中,内心非常宁静,忘掉了过去的人情瓜葛,忘掉了过去的一些恩怨是非,抛掉了生活中的烦恼。饭量增大了,觉得睡得香了,身体也变强了。上苍给了我这么多的恩惠,“帝力于我何有哉”!尤其为了赶农时,而不得已顶着烈日干活儿时,更深切地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意境。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

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沉醉于小菜园之中,醉的不仅仅是菜,更是烟火寻常的慢时光。

下午三点钟,躲过午间骄阳和高温,开始给小苗们追肥。肥料是真正的鸡粪,经过高温发酵,不但灭掉了所有的蛆虫,而且转化成作物最容易吸收的有机肥料。但发酵后的鸡粪真的臭不可闻,戴上两层口罩,臭味也能穿透鼻腔,直冲脑仁儿,近距离站一会儿,衣服上就染上臭味,近之唯恐粘身。无奈硬着头皮,手持长勺舀上,逐棵苗埋于根部。施着,想起易经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德行是多么深厚啊,粪便是平常唯恐避之不及的废物,但被大地接纳收容后经过孕化,就转变成了庄稼的宝贝,生长出美味的瓜果蔬菜。

太阳西斜,一天的劳作结束了。把自己清理干净,又坐到葡萄架下,端起泡好的清茶,欣赏打理过的小菜园儿。不上化肥,不打农药,没有科技狠活儿。所有流程恪守纯绿色标准,都镌刻着几千年来传统手艺和工序,都保留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真味”。我种菜、种果不为了卖钱,是给孩子们、亲人们、朋友们品尝,共享劳动的成果。

我憧憬,又一个冬天到来时,我家餐桌摆上储藏的红色辣椒,黄色柿子,绿色的速冻豆角、毛豆、鲜嫩的冬瓜和苦瓜,再端上一碗自家腌制的酸菜炖猪肉,再斟满一杯自己家产的山葡萄美酒,室外皑皑的雪白,而屋内满桌的“绿色”,夫复何求!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天鹄专栏